

更年期。

兒女債

孔繁柯

不管生命的階段分作幼年中年老年，或者幼年青年壯年老年，在我而論，認為只有二段，而以四十五歲為分水嶺，人生在四十五歲以前，那是浪漫派象徵派的時代，四十五歲以後，應歸納之於寫實派時代，無論男女，都有更年期的。

有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在那裡暗中指揮你生活思想上的改變，那便是兒女的成長——命運的主宰。

黃昏，晚雲帶來細雨，我從家中的書舍望向濛濛的海，海上籠罩着薄紗，我是如此憂鬱地把眼簾垂下，我知道年近分水嶺的，我久已在二重思想中煎熬了。李商隱的錦瑟詩無題詩，夢迷蝴蝶的詩風，春心莫共花爭發，一寸相思一寸灰，真是迴腸百轉，支配了我卅年大部份的精神生活。但是另一方面，譚嗣同的精神人格，學以濟世服務人羣，感恩剖膽端居傳道的念頭隨時在腦海中湧現，如此重重矛盾，不覺哀樂中年矣。

「倚南窗以寄傲，臨清流而賦詩」，這種雅人雅事，比年以來，因兒女成行，實在愈想愈覺不合適。

早在美國實習之時，隨時隨地，輒以兒女學業為念，緣今夏大兒祥洪長女祥雲須投考大學，次兒祥重須投考高中。投考大學隨其志願，為父不能相強，惟

次兒來信有志投考臺北高中，一時猶豫未決，惟思曾文正公一生成事全靠運氣，乃毅然函復着其投考臺北。

在奧利崗州波特蘭港，遇該港港務局公共關係室帽必脫氏 Mr. M. M. Mobit。渠有子跛足，行年三十九矣。帽氏家族遇彼極盡安慰之能事，處處逗其喜愛，他們告訴我真是十分對不起他，全是父母之過。於是修書家中，告訴大兒：「你是我的兒子，是我養的。考取大學固然甚好，不取明年再考。如竟無緣，希望爾父母克享天年，與你共同生活，則父母所享的天倫之樂，反比克家之子遠離膝下為善」。當時所以僅函大兒，莫非長女年歲尚稚，大可慢慢來也。迨後得長女也來書，謂有志投考新聞系，鑒於本省新聞事業之未上正軌，內心實在不能附和，然亦不敢公然反對。

我於七月中旬返臺，從此即日常安慰兒女，不必斤斤於考試之勝負，（編者按考字下面是一個試字，當年造字的人，亦有試試看之含意不必太認真）為我生活上之中心工作。並以我中學同學在臺者為例，若輩從事商業，生活上個個好似於我，且以未受大學教育之故，人生反少一個作繭自縛思想，隨時隨地表現出樂天安命附和大眾的心情，比我是舒暢適意多了。

（編者按諒各學長均有同感）

雖然如此，我仍耿耿於次兒高中不取，如何善後之道，一時頗爲焦急。對報上朝聖團少女夾帶出國消息，升學特殊人士子弟加分消息不覺十分注意。甚至對賄買試題的父母亦寄以同情。——固然我無十萬元行賄的道理，但如有一天中學索學費三千元，可得其門而入，還不是羅掘標曾，借債以赴！

自次兒告捷，大兒長女先後考完大學，約略估計，大兒可得三百分，長女可得三百五十分，或不完全絕望。一時心中頗覺安慰者，均可維持旬日之久。

八月中旬之後，愈想愈覺不對，蓋自我計算，相差五十分並不稀奇，如此豈不全軍盡沒。我嘗自言二個全取爲上上籤，男取女不取爲小康之局，女取男不取爲失荊州，二個都不取則走麥城了。做關雲長演走麥城，不是滋味也。

因返國不久，友好間輒有招宴，聚會者都是更年期分水嶺年紀，所談者竟都是兒女考試之事。

大專放榜之日，第一天丙組，我叫大兒去看電影，以免緊張，老妻與我則在家守候收音機。一連二天情緒反覆，結果是關雲長失荊州之局，雖不得肯定永無問鼎中原之機，但偏安之局，恐是一定了。

我不怨天尤人，目下我的中心工作是鼓勵我的大兒子重新武裝，表揚他的優點，庶得產生勇氣，參加明年考試。

總而言之。我家目前要培養的，不是父子之間夫妻之間的倫常愛情，尚應培養一份愛情以外的情感。

我們彼此之間，是最知己的朋友，共同守住一條火線，共甘共苦。我們這些在同一家庭中的伙伴，將來會共同享受這份果實。

山荆和我並沒有目的，兒女好比春蠶結繭一樣，他們是我們的化身，但願這批繭子係屬於有用的，祇要發現與社會無害，我們會相視一笑。

接近更年期的我，我將永不掉下情人的眼淚，我將追尋廟野的鐘聲！

讀書 紫記 台灣的牛和喜鵲 · 樂仁·

清、侯官、馬清樞撰「臺陽雜興」三十首，有：「野牛馴後犁春雨，蔣鵲飛來噪夕曛」句。原注云：「荷蘭時南北設牛頭司，放牧生息，至今山多野牛，紮而馴之，可以耕種，見小匡外記。」又云：「臺地無鵲有太守蔣姓者，從內地購百翼放之，今頗孳生，謂之蔣鵲」。

陳汝閔學長與「第十」有緣 樂仁

基隆港務局主秘陳汝閔學長，自稱與「第十」有緣。因港務局之地址在基隆市港西街十號；其寓所中山三路和平莊宿舍之編號又爲十號；而陳學長堂兄弟輩排行亦居第十。如依同胞昆季姊妹順序計算，仍爲第十。尤巧者：其子克鏗，兄弟輩排行第十；其女公子斐之，亦列第十云。